

# 东帝汶的语言问题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郑蔚康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东帝汶; 语言; 教育

[摘要] 东帝汶尽管还很年轻, 是个新生的国家, 但却有着漫长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作为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 东帝汶目前至少有 16 种本土语言。自 2002 年独立之后, 东帝汶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其中, 语言问题不容忽视。本文研究了东帝汶的语言历史和现状, 以及语言对其教育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H004.3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9)02-0087-06

## The Languages of East Timor and Their Influence on Education

Zheng Weika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 East Timor; Language; Education

**Abstract** Though East Timor is a nascent nation, it has its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 At least sixteen indigenous languages are spoken in this multilingual and multiethnic country.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2002, East Timor begins the long process of nation-building and during that process, language issue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roblem.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on East Timor's linguistic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East Timor's education.

2002年5月20日,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 它是 21 世纪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 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尽管独立时间不长, 东帝汶却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 其中,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众多的语言和方言。本文由此入手, 主要研究东帝汶语言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并探讨东帝汶的语言对其教育的影响<sup>1</sup>。

### 一 东帝汶的语言发展史

#### (一) 被殖民前东帝汶的语言发展

东帝汶和西帝汶分别位于帝汶岛的东部和西部, 在沦为葡萄牙和荷兰的殖民地之前, 共有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 给帝汶岛带来了丰富的语言遗产。尽管目前东帝汶的大部分语言属于南岛语系 (Austronesian)<sup>2</sup>, 但是在早期, 帝汶岛上的大部分居民说的是新几内亚语。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 新几内亚人来到帝汶岛。这是帝汶岛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 移民们说的是新几内亚语, 也就是现在仍

然在东帝汶流传的布拉克语 (Bunak)、马凯赛语 (Makassai)、马卡莱洛语 (Makalelo) 和法塔卢克语 (Fataleku/Fatahku) 的最初形态。第二次人口大迁入发生在 1000 年前, 印尼西里伯斯岛 (现苏拉威西岛) 东南部的穆纳岛、布敦岛、图康伯西群岛 (Muna-Buton-Tukang Besi) 的土著移居到帝汶岛, 带来了法布洛尼克语 (Falonik) 和拉姆拉伊克语 (Ramelik)。法布洛尼克语和拉姆拉伊克语属于西里伯斯语的新布敦语 (Neerbutonic) 或是桑陀语 (Santalik) 的分支, 因为西里伯斯语属于南岛语系, 所以, 这次人口迁入实际上使帝汶岛融入了南岛语系。第三次人口大迁入大约是在 12 世纪, 就在布敦人定居帝汶岛不久之后, 印尼摩鹿加群岛 (Moluccan) 的土著也来到了帝汶岛, 带来了摩鹿加文化和语言的影响。结果, 摩鹿加语、布敦语和原先帝汶岛的土著语进行语言融合, 最终形成了帝汶岛的本土语言。到 16 世纪时, 东帝汶的语言结构基本成型并延续至今。东帝汶如今主要有 16 种语言, 有些语言还存

<sup>1</sup> [收稿日期] 2008-11-10

<sup>2</sup> [作者简介] 郑蔚康,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2006 级博士生。

<sup>3</sup> 目前国内对东帝汶语言的专门论著较少, 而国际上对东帝汶语言的英语写法和标注也有诸多不同, 本文中对所有东帝汶语言的汉译均是参照常用英语写法和标注音译而成。

<sup>4</sup> 南岛语系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语系, 包括 1200 种以上的语言。其分布东达南美洲西方的复活节岛, 西到东非洲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 南达新西兰 (一说不含澳洲, 亦有说澳洲原住民的语言亦应归入该语系之内), 台湾则是该语系分布的最北端。其东西的延伸距离超过地球圆周的一半, 说该语系的总人口数大约 250, 000, 000 之多, 绝大多数居住在东南亚, 新几内亚以东只有 1, 000, 000 人。

在不同的方言。帝汶岛上最原始的土著语言当中，现存的只有 4 种，即布拉克语、马凯赛语、马卡莱洛语和法塔卢克语。这 4 种语言和属于跨新几内亚语系中的巴布亚语是远亲。除了这 4 种语言，东帝汶现在所说的语言中，非南岛语系的其他土著语言已基本上无迹可寻了。

(二) 葡萄牙统治期间东帝汶的语言发展

要想了解现在东帝汶的语言进化状况，就必须考虑葡萄牙和印尼对东帝汶语言的影响。根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者哈耶克 (John Hajek) 的研究，“没有证据表明目前有任何一种本地语言受到了葡萄牙语的直接威胁”，但他亦指出正是在葡萄牙殖民期间，东帝汶的多语言传统才得以一直保留下来<sup>[1]</sup>。然而，在现在的东帝汶文化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影响，例如，现在的德顿语中随处可见葡萄牙语的词汇。

其实，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葡萄牙对东帝汶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语言政策。在 17 和 18 世纪，葡萄牙的有效统治范围并没有超出过现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及其周边区域，因此，除了帝力，其他地方说葡萄牙语的人并不多。到了 19 世纪晚期，葡萄牙开始加强对帝力以外其他地区的控制，并试图根除马来语在东帝汶的传播。然而，葡萄牙语最终并没有使本地语消亡，而是和本地语融合在一起。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情况起了变化，葡萄牙语被确立为东帝汶唯一的行政语言。

1960 年 12 月份，联合国宣布东帝汶是葡萄牙治下的“非自治领土”。1970 年，尽管葡萄牙人仅占东帝汶人口的 0.2%，但葡萄牙语却被正式规定为教堂、政府和学校使用的官方语言。具体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1<sup>[2]</sup>：

表 1 葡萄牙统治期间东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

机构	使用的语言
教堂	牧师们使用葡萄牙语作为礼拜语言
学校	规章制度使用葡萄牙语 如果学生们被发现使用德顿语或本地土语，会受到体罚
政府	帝力的政府机构只使用葡萄牙语，并开始在军队推广葡萄牙语

1975 年，东帝汶爆发内战，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11 月 28 日夺取政权，然而 10 天后，也即 12 月 7 日印尼便发兵入侵东帝汶。

(三) 印尼统治期间东帝汶的语言发展

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掌权的 10 天时间里，他们曾计划通过教会学校来推广东帝汶本土的德顿语。但是，印尼入侵东帝汶之后，立刻取缔东帝汶的本土语言。在随后的 24 年时间里 (1975—1999)，印尼强制对东帝汶推行系统的社会、经济和语言同化，被称为“印尼化”。

哈耶克说印尼当时“不想保留当地的语言”，同时

“十分注意在东帝汶推广印尼语”。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印尼是想用印尼语来取代东帝汶的本土语言<sup>[3]</sup>。印尼统治期间东帝汶主要机构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2。

表 2 印尼统治期间东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

机构	使用的语言
公共场合	采用印尼语 / 马来语作为东帝汶的通用语言 利用军队残酷镇压使用葡萄牙语、德顿语和本地语言的人，平民因恐惧而开始使用印尼语和马来语，不同年龄段的人交流减少；对东帝汶人口进行重新安置，分化使用本地语言的人群；从爪哇和巴厘岛往东帝汶移民，进一步分化使用本地语言的当地居民
教堂	1980—1981 年，印尼禁止使用葡萄牙语作为教堂语言 从 1981 年起，使用德顿语代替葡萄牙语作为礼拜语言
教育	以印尼语 / 马来语作为唯一的教育语言

(四) 东帝汶的语言分类及分布

经过多年的语言注入和语言融合，东帝汶现存的语言很多，常用的至少有 16 种。根据通用的语系划分法，可以把现有语言分类为南岛语系和跨新几内亚语系。在南岛语系里有法布洛尼克语族和拉姆拉伊克语族两大分支，分别有 8 种和 4 种分支语言；而跨新几内亚语系在东帝汶的分支语言则有 4 种。具体如下<sup>[4]</sup>：

1. 法布洛尼克语族

之所以被称为法布洛尼克语，是因为这种语言和图康伯西群岛语言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而在拉丁语中，图康伯西群岛是“Fabronum Insulae”。法布洛尼克语来自布敦语，是帝汶岛语言的祖先。和拉姆拉伊克语族有所不同，法布洛尼克语取代了帝汶岛最原始的土著语言，但其自身也受到了它们的强烈影响。在东帝汶，属于法布洛尼克语族的本土语言共有 8 种。

(1) 德顿语 (Tetum)。这是东帝汶的国语，东帝汶 2/3 以上的地区说德顿语及其各种变体。

(2) 哈本语 (Habun)。现在说哈本语的人已经很少了，主要集中在马纳图托 (Manatuto) 南部地区。哈本语也可算得上是德顿语的最早形态语。

(3) 卡瓦米纳语 (Kawaimana)，或称东北方言群。卡瓦米纳语实际上是东帝汶东北方言群的总称，是 4 种本地语言——Kaini 语、Waimaha 语、Milk 语和 Naueti 语的首字母的合写。

(4) 加洛勒语 (Galile)。加洛勒语是马纳图托地区和拉科洛 (Laclo) 地区的方言，主要使用范围是在帝力和包考县之间的北部海岸地区。

(5) 韦塔语 (Wetarese)，也称阿陶罗岛方言群

(Atauran Dialect)。东帝汶的阿陶罗岛位于印尼阿洛岛和韦塔岛之间,韦塔语是阿陶罗岛方言的总称,是由 Rhesuk 语、Resuk 语、Rak limgu 语和 Dadua 语 4 种方言组成。

(6) 伯凯斯语 (Bekais)。伯凯斯语主要使用区域是东帝汶和印尼的边境地区,现已大部分融入到德顿语中。

(7) 达瓦语 (Davan), 或称巴伊克努语 (Baikenu Dialect)。主要是在欧库西地区使用,说这种语言的人很多。

(8) 马库瓦语 (Makuva)。这是一种接近绝迹的语言,使用范围有限。

## 2 拉姆拉伊克语族

之所以被称之为拉姆拉伊克语,是因为其主要使用范围是在以拉姆劳山脉为中心的广阔区域。在东帝汶,属于拉姆拉伊克语族下的本土语言共有 4 种。

(1) 曼拜语 (Mambai)。使用人数众多,可以说是东帝汶第三大语言。

(2) 科玛克语 (Kemak), 也称埃玛语 (Ema)。使用范围在东帝汶的西北部。

(3) 托克德德语 (Tokodede)。主要使用范围是在东帝汶的西北部海岸地区,包括利基卡 (Liquica)、茅巴拉 (Maubara) 和巴扎特特 (Bazartete) 等地区。

(4) 埃德特语 (Idalaka)。这实际上也是在东帝汶中部地区使用的 3 种方言——Lakalei 语、Idat 语和 Isn 语的

首字母合写。

跨新几内亚语系 (Trans-New Guinean Languages) 是东帝汶最早的语言,和帝汶岛西北部的印尼阿洛群岛、潘塔尔岛的语言很相似。现存仍在使用的只有 4 种,且大部分已被南岛语系同化。

(1) 布拉克语 (Bunak), 使用范围是东帝汶的西南部。在南部沿海,说布拉克语的人和说贝录德顿语的人相互杂居,语言相互影响。由于南岛语系的影响,现在的布拉克语和与其同宗的马凯赛语、法塔卢克语有较大的区别。

(2) 马凯赛语 (Makasai), 在东帝汶是第二大语言,有超过 10 万的人使用马凯赛语。它是包考地区的主要语言,使用区域还覆盖了盖里采 (Quelcrai)、奥苏 (Ossu)、巴古亚 (Baguia)、拉该 (Laga)、莱瓦 (Laiwai) 和卢洛 (Luro) 等地区。

(3) 马卡莱洛语 (Makalelo), 使用区域主要是在东帝汶的东南沿海地区,偏向于马凯赛语。

(4) 法塔卢克语 (Fataluku), 在东帝汶最东部使用,主要在劳滕 (Lautem)、劳帕罗斯 (Lospalos)、劳里 (Lori) 和图图阿拉 (Tutuala) 地区。法塔卢克语以下,共有 5 种方言。尽管法塔卢克语在结构和词汇上和马凯赛语很相似,但这两种语言使用者之间已经完全无法沟通了。

目前东帝汶各地的语言分布见图 1<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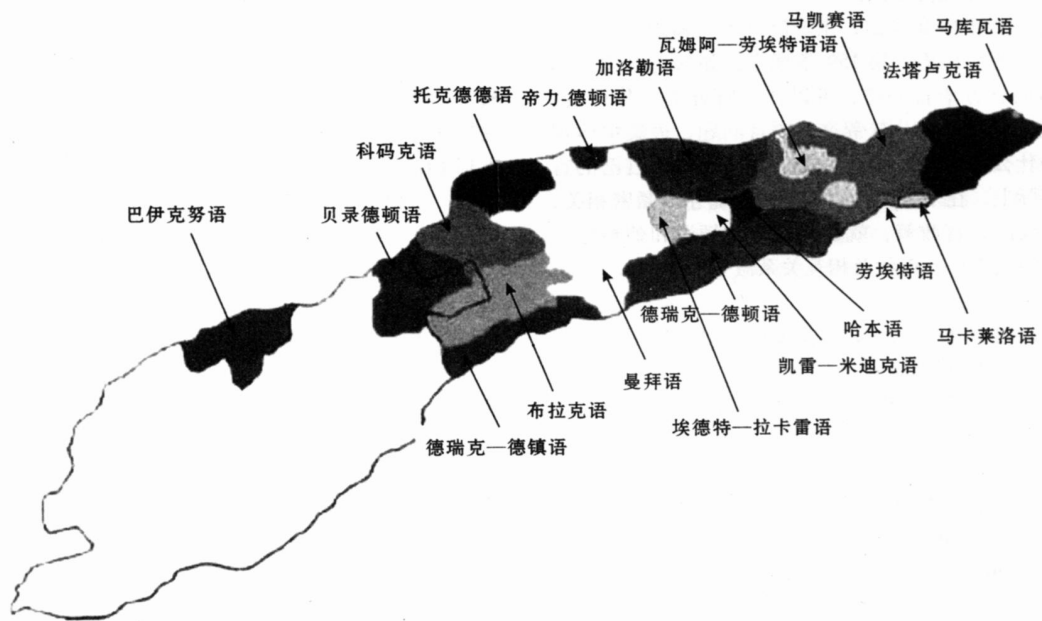


图 1 东帝汶语言地理分布图

## 二 东帝汶的语言现状和语言政策

### (一) 东帝汶的语言现状

东帝汶是一个典型的多语言国家,德顿语是其经常使用的本土语言,也是其通用语言 (Lingua Franca)。然而,

由于受到不同殖民国家的影响,目前东帝汶的年轻一代多说印尼语,而老一辈则多说葡萄牙语。在现在的东帝汶,尽管葡萄牙语是东帝汶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却只有不到 2% 的人口使用,而且使用人群也多是在葡萄牙殖民时期接受教育的老一辈东帝汶人。在东帝汶,除了德顿语和葡萄牙语之外,同时使用的还有其他语言。根据目前的资料,东

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见表 3<sup>⑨</sup>。

表 3 独立后东帝汶主要机构的语言使用情况

机构	使用的语言
教堂	使用德顿语和本地语言作为礼拜语言 葡萄牙语仍然使用, 教名和教会文件多用葡萄牙语
学校	使用印尼/马来语、德顿语和本土语言 尽管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 大部分教师不使用葡萄牙语
政府	帝力的政府机构使用葡萄牙语, 因为独立后的领导们使用的是葡萄牙语

显然, 在教堂里使用最多的还是德顿语, 而葡萄牙语多在政府中使用。然而, 对多数东帝汶人来说, 语言问题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困难。对于那些葡萄牙语并不流利的东帝汶人来说, 如果他们需要使用政府文书, 比如护照、签证等等, 就不得不把文书从葡萄牙语翻译为德顿语。

(二) 东帝汶的语言政策

东帝汶宪法第 13 条规定,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德顿语和葡萄牙语; 第 159 条规定, 如果有必要, 印尼语和英语同官方语言一样, 可以作为官方的工作语言, 在提供行政服务时使用。东帝汶的语言问题, 最集中体现在东帝汶为什么最终选择德顿语和葡萄牙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实际上, 在东帝汶, 德顿语和葡萄牙语紧密相关, 要了解东帝汶的语言政策, 就必须先对德顿语和葡萄牙语在东帝汶的历史发展、现状及相互关系做一个分析。

1. 德顿语

在东帝汶的 16 种语言中, 最重要的和最常使用的是德顿语。德顿语的本意是 *liar tetum* (“language of the plain”, 即“平原语言”), 是东帝汶现在使用最广泛的本土语言, 也是国家第一官方语言。在帝汶岛上, 共有 4 个地区说德顿语<sup>[7]</sup>:

(1) 翁拜海峡与帝汶海之间。这是一个位于东帝汶和西帝汶的分界线的中间地带。该地区所说的语言也被称为贝录德顿语 (*Tetum-Belu*) 或贝录语 (*Belunese*)。除此之外, 贝录德顿语的使用范围还包括西帝汶的阿塔布布 (*A tapupu*)、阿坦布阿 (*A tambua*), 东帝汶的巴里布 (*Balib*)、法托米安 (*Fatoméan*)、弗和雷姆 (*Fohorm*) 和苏艾 (*Suai*)。

(2) 东帝汶的南部海岸, 维克克地区及其周边的几个地区, 属于原萨莫洛古王国 (*Samoro*) 和索尔拜达古王国 (*Solobada*)。该地区所说的德顿语也称为德瑞克德顿语 (*Tetum-Terk/TerikTetum*)。

(3) 东帝汶首都帝力及其周边地区。该地区所说的德顿语也称为帝力德顿语 (*Tetum-Dili/DilirTetum*) 或城市德

顿语 (*Tetum-Prasa/Tetum-Panca* Prasa 意为大城市, 也就是指帝力)。

(4) 米迪纳罗村 (*Metinaro*), 在帝力和马纳图托之间海岸线上。该地区所说的德顿语也称为纳纳埃克方言 (*Nanaek dialect*)。

现在的东帝汶, 说贝录德顿语和德瑞克德顿语的人已经很少了, 人们一般说的是城市德顿语。

在 15 世纪葡萄牙人来帝汶岛之前, 说德顿语的地区主要是帝汶岛的中部和东部。葡萄牙人于 1556 年登上帝汶岛, 最初从西帝汶登陆, 当时的西帝汶说的是达瓦语。1769 年, 葡萄牙把帝汶的首都从欧库西迁到了帝力, 随后, 葡萄牙殖民当局开始大力推广德顿语, 作为帝汶岛各殖民地之间相互交流的语言。在所有的葡萄牙殖民地中, 帝汶是少数几个使用本地语言而不是葡萄牙语的殖民地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葡萄牙在帝汶实行的是间接统治而非直接统治, 葡萄牙人是通过传教和利用帝汶本地的国王和酋长来统治帝汶的。

1769 年, 当时帝力说的语言是曼拜语, 所以当德顿语在这里传播时, 受到了曼拜语的严重影响。比如, 在现在的德顿语中, 辅音 *w* 脱落, 变成了 *b* (*wee* “水”写成 *bee*, *lawarik* “孩子”写成 *labarik*); 声门顿音 (*tó'o* “到达”发音成 *toa*, *sa'e* “升起”发音成 *sae*)<sup>[8]</sup>; 名词和动词的简化等, 这些都是曼拜语影响的结果。德顿语在帝汶岛传播过程中, 不断地与所经过地区的语言进行融合和简化, 最终形成葡萄牙治下帝汶岛的新的混合通用语 (*Lingua Franca*), 也成了葡萄牙牧师们传教时所使用的语言。然而, 在葡萄牙统治帝汶期间, 德顿语却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直到 1974—1975 年间, 东帝汶政府才将德顿语确立为教育语言。1980 年, 印尼政府宣布不准使用葡萄牙语作为教堂祷告语言, 教堂随即宣布使用德顿语作为礼拜语言。

2 葡萄牙语

在东帝汶, 德顿语之所以有这么多变体, 是因为受到了葡萄牙语的深刻影响。葡萄牙语不仅对东帝汶的语言有巨大的影响, 对东帝汶的民族认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 东帝汶一直处于孤立状态, 既没有政治统一, 也没有文化统一; 其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来自爪哇和摩鹿加的商人, 他们是来东帝汶寻找檀香和蜂蜡的。葡萄牙人来到帝汶岛之后, 在第一阶段, 对东帝汶的殖民是非直接性的, 主要是通过皈依天主教的本地酋长, 还有一些葡萄牙人和本地土著的后裔——混血的“黑葡萄牙人”进行统治, 直到 1703 年, 葡萄牙才派了总督; 1874 年葡萄牙开始在东帝汶全面传教, 直到 19 世纪末, 东帝汶人才开始逐渐接受天主教。通常, 随着天主教的流传, 会同时伴有葡萄牙语和欧洲文明的传播, 巴西和葡萄牙在非洲的 6 个殖民地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在东帝汶, 由于说葡萄牙语的人很少, 为了传教, 教士们别无选择, 只能改用德顿语。

在葡萄牙人统治东帝汶的第一个阶段, 葡萄牙人和混血葡萄牙人为了与当地不同的部族之间有所沟通, 自然而

然地使用流传最广的德顿语作为交流工具。对葡萄牙人来说，德顿语是一种工具性语言，所以为了方便使用，他们很自然地德顿语进行了简化，还在德顿语中加入了不少葡萄牙语词汇，从此，德顿语和葡萄牙语开始融合。

这种经过简化的欧式的德顿语到了 18 世纪中期，随着帝力的彻底城市化而最终形成了本地通用语——城市德顿语，原本在帝力使用的语言——曼拜语逐渐被遗弃。

正是这种经过加工的德顿语，后来跟随传教士传遍了整个东帝汶。因为和传教有关，所以也被称为洗礼语言，教士们是这种语言的主要传播者。

城市德顿语继续普及和传播，到 20 世纪 70 年代，至少有 2/3 的东帝汶人可以说两种语言——他们出生时的母语和东帝汶通用语。因为都从德顿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他们的本族语也和德顿语越来越接近了。城市德顿语的传播同时也伴有葡萄牙语的传播。在 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帝力最主要的外语不是葡萄牙语而是马来语。然而，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情况有所改变。在商业上，葡萄牙语完全取代了马来语，德顿语不再从马来语中借用词汇，而是更多地从葡萄牙语中借用词汇。

在葡萄牙统治者看来，他们使用城市德顿语，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方便的工具，而不是想让它成为正式的书面语言或者行政语言，所以，当时的教育语言和行政语言还是葡萄牙语，教育权也还是主要掌握在教堂的手里。在葡萄牙统治期间，葡萄牙并不打算让城市德顿语成为东帝汶的标准语言。这是殖民者们的通用手法，用以保证殖民语言的权威性。二战之后，反殖民主义成为浪潮，民族语言开始占据主流。

### 三 东帝汶的语言对教育的影响

#### (一) 东帝汶语言现状对教育的影响

东帝汶建国之初，之所以选择葡萄牙语作为其官方语言，有着以下一些原因。首先是葡萄牙语对东帝汶的深刻文化影响，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许多政府领导人是在葡萄牙殖民期间接受教育，或是在印尼统治时期曾在葡萄牙和旧葡萄牙殖民地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地流亡，他们使用的都是葡萄牙语。原总理阿尔卡蒂里 (Mari Alkatiri) 和外交部长奥尔塔 (Romão Horta) 就是代表。第二，留在国内进行游击活动的原总统古斯芒 (Xanana Gusmão)、国会议长卢奥洛 (Lu Olo) 等人领导的原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士兵是通过葡萄牙语和国际社会交流，请求国际社会的支援的，葡萄牙语当时是他们的精神纽带。第三，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为了显示独立以及与过去的不同，有必要恢复到 1975 年印尼入侵前的状态。要否定印尼 24 年的统治，就需要用新的语言来替代象征其统治的印尼语教育。

但是，实际上在东帝汶说葡萄牙语的人却并不多。根据亚洲基金的调查，在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到东帝汶不同语言使用者所占总人口的比例<sup>[9]</sup>。

表 4 东帝汶目前不同语言使用者所占人口比例

语言	所占比例
德顿语	88%
印尼语	40%
曼拜语	17%
马凯赛语	10%
葡萄牙语	7%
达瓦语	5%
科玛克语	5%
法塔卢克语	3%
德瑞克德顿语	3%
托克德德语	2%
卡瓦米纳语	2%
加洛勒语	2%
其他	5%

可以看出，东帝汶许多人可以说不止一种语言，会说德顿语的最多。有 88% 的东帝汶人会说德顿语；40% 的人会说印尼语，而且大多是在印尼统治期间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居住在帝力和东帝汶发达的中心区域；只有大约 7% 的人会说葡萄牙语，主要是较为年长的一代，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居住在帝力。

以上仅仅是东帝汶目前语言使用的普遍情况，如果将目光投向东帝汶的教育，情况则更糟。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的一份报告，目前在东帝汶，葡萄牙语的识字率并不高，仅有 5%；而印尼语的识字率要比葡萄牙语的识字率高许多，达到 43%；德顿语的识字率最高，有 82%<sup>[10]</sup>。但是，政府规定教育语言是葡萄牙语。由于年轻一代的教师们多半是在印尼占领期间接受教育的，基本上不懂葡萄牙语，因此，事实上，东帝汶学校的教育语言是印尼/马来语、德顿语和本地方言的混合语。

现在东帝汶正在使用的教育语言有本地方言、德顿语、葡萄牙语、印尼语和英语。目前使用的教材大多是葡萄牙语教材，但是学生们基本上没有说葡萄牙语的背景，也没有兴趣学习葡萄牙语。相反，尽管德顿语教材尚未普及，但是多数学生都能够熟练使用德顿语，有很强的学习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生们的母语是最优的教育语言，但是使用学生的本地语言编写的教材却很少。所以，除非加强对教师的葡萄牙语教育或是编写本地语言的教科书，在东帝汶仅仅采用一种语言进行教育的难度很大。

#### (二) 可能的解决方案

195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进行教育的最佳语言是学生的母语，但对于现在的东帝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东帝汶目前面临三个选择——继续使用葡萄牙语

作为教育语言、采用另一种语言作为教育语言以及选择双语。

其实,东帝汶不妨参照其他太平洋岛国的做法。这些岛国情况与东帝汶类似,“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国家,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采用何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是国语的问题——一种政府的、教育的和认同的语言”<sup>[11]</sup>。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这是一个南太平洋的岛国,语言众多,有超过 800种语言,既有南岛语系,也有非南岛语系。在这点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情况类似于东帝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托克皮钦(Tok Pisin)语和希利摩陀(Hiri Motu)语;后两种语言属于克里奥尔语,英语在官办的学校中使用。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上一直使用本地语进行教育。二战前,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由教堂开办的,使用本地语言进行教学。二战后,澳大利亚行政当局强调统一使用英语,然而,这项政策并不成功。因为只有 1%的入学学童们可以一直上到 11 年级<sup>[12]</sup>,而国内普遍认为教育应该更多地面向乡村,面向经济困难的人们,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推动各地建设。

结果,各地区各自自发地开展了非正式教育运动,使用本地语言对入学前的孩子们进行教育。夏日语言学院(SIL,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是一家基督教语言组织,从 1957年开始使用本地语言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教育<sup>[13]</sup>。到 1975年,他们已经用将近 100种本地语言开发出了本地语言教育项目。SIL还一直支持非正式的本地学前教育,给本地的社区提供教材、课程,并培训教师。学前教育是由各地社团自发开办的,建造学校设施,开发教材、教程,遴选和培训教师等所需资金皆来自非政府组织,通常是来自国外的投资。如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0%的人口可以使用母语进行学前教育学习<sup>[14]</sup>。

这些学前教育学校都十分成功,退学率显著减少,从学前教育学校出来的孩子在日后的正规学校中表现良好。

显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例子可以给东帝汶语言教育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

## 四 结语

语言对于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东帝汶这个年轻的国家,百废待兴,教育问题是影响东帝汶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全局问题,不容忽视。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语言和文化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如何运用这笔财富,使之能在东帝汶的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目前,东帝汶的语言教育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加强所谓“精英教育”,提倡英语和葡萄牙语教学,为东帝汶打开通往世界民族之林的窗口,使世界各国了解东帝汶,关注东帝汶,为这个年轻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然而,这一切不能以丧失民族特性为代价。这其实也是东帝汶教育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如何从本国语言实际出发,加强东帝汶民族语言学习,采用东帝汶各地的本土语言进行教育。这不仅可以让东帝汶人民传承本民族灿烂的语言遗产,使不同民族之间加深彼此了解;也有利于教育的普及,提高东帝汶人民的整体人文素质,为东帝汶国家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东帝汶的语言现状、实际的教育水平及经济状况,笔者认为,东帝汶可以在基础教育和初级教育阶段,采用本地语言进行教学;同时,加强对东帝汶通用语言——德顿语的学习,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一定阶段开始采用德顿语进行各科目的教学;在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逐步加强对官方语言——葡萄牙语以及国际通用语言——英语的教学。这样,既能适应东帝汶各地的语言现状,降低人民受教育的门槛,做到尽可能地增加受教育人口,提高全民素质,也可以在中、高等教育中与世界接轨,培养出精英人才,加快国家建设。

## 【注 释】

[1] [2] [3] 转引自 Ryoko Hattori etc., “The Ethn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East Timor”, *Thesis from The 4th East-West Cente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February 17-19, 2005, in Honolulu, Hawaii USA.

[4] Geoffrey Hull “The Languages of East Timor”, *Universidade Nacional Timor Lorosa'e* 2004 <http://www.asianlang.mq.edu.au/NL>, 2008-11-14.

[5] [6] 改编自 Ryoko Hattori etc., “The Ethn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East Timor”, *Thesis from The 4th East-West Cente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February 17-19, 2005, in Honolulu, Hawaii USA.

[7] [8] Geoffrey Hull “The Languages of East Ti

mor”, *Universidade Nacional Timor Lorosa'e* 2004, <http://www.asianlang.mq.edu.au/NL>, 2008-11-14.

[9] *Law and Justice in East Timor*, Asian Foundation, p. 86 <http://asiafoundation.org/pdf/>

[10] UNDP, *Digital Review of Asia Pacific 2003-2004*, p. 280 [http://www.digital-review.org/03\\_content.htm](http://www.digital-review.org/03_content.htm), 2008-11-14.

[11] [12] [13] [14] 转引自 Ryoko Hattori etc., “The Ethn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East Timor”, *Thesis from The 4th East-West Center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February 17-19, 2005, in Honolulu, Hawaii USA.